



曾经的曙光中学

□ 汪泰

曾经的曙光中学,支撑了高邮城区的初高中教育五十余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是其最辉煌的时期,学生竞赛获奖,高考成绩斐然,那时,城区曾有“金曙光,银红旗,高邮中学不为奇”之说。

我的母亲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二十年。1964年夏,母亲从泰兴城西中学调到高邮。泰兴城西中学是所民办学校,调回高邮也进了民办学校曙光中学。学校原址的前身是县人民医院西隔壁的一座古寺庙——乾明寺。我随母亲回邮,在家门口的新巷口小学读书。从我家到曙光中学,步行约15分钟,母亲每天上下班来回步行三趟,早上去,中午回,下午去,放晚学回,晚饭后去学校办公、学习,一天工作结束后再回家。

一个晚上,我陪母亲去学校。进了学校,看到寺庙的大殿高大空旷,高高的殿堂,成了面对操场的司令台。台上有一张乒乓球桌,有老师在上面打球。教室、办公室在殿身周边。

一年后,我进高邮中学读初中。高邮中学在县府街东尽头,再东便是当时城东公社的田地了,曙光中学在街尽西头,向西几十米是运河大堤兼淮扬公路。途中经过两座古楼塔,一座是青云楼,类似扬州的文昌阁,很有古意,楼旁是孔庙,青云楼寓意“平步青云”“飞黄腾达”。孔庙后来改为新生造纸厂,成了一座生产纸的监狱,监狱周边有数座二层楼高,四面有枪眼的碉堡。青云楼底层有门,我们上下学,都直接穿门进出。向西过中市口不远,是水部楼。大街从东往西,步行也就十来分钟。每天中午,我到曙光中学与母亲一起去学校食堂吃中饭。那时起,我陆续认识,知道了好多老师。

校长是位老革命,姓郑,县政协委员。

那时我祖父是开明绅士,也是政协委员,认识了郑校长,请他帮忙,使我母亲调回高邮进了曙光中学。

总务主任姓胡,学生们常喊他胡爹爹,他很瘦,有严重的哮喘病,常齁噎着嗓子,听他说话总觉得吃力。我去食堂吃饭,老见到他,他总是先招呼我,小汪来吃饭啦。那时,食堂里常贮存着一些锅巴,装在一个大罐里,有时母亲回家迟,放学后我先去食堂跟胡主任买二两锅巴,一路抓着吃着走回家,觉得锅巴很香。忽然有一天,胡主任哮喘发作,几位老师急忙拿出氧气包让他吸,坐在包上施力,也未有效,医院虽近在咫尺,却未及让他恢复顺畅呼吸。

唐老师教物理,通无线电,他为我母亲装了一台用耳机收听的半导体收音机,母亲一直用这台收音机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。文革后期,唐老师离开了学校,去县五金公司做了无线电修理技师。

戚老师学的地质专业,常年在大西北工作,因身体不适、生活不习惯而回高邮,失去公职进了曙光中学。戚老师父亲有一个画铺,在北城门口外的街东侧,专画人像,把小照片放大。我常在这个小店门口一站看半天。戚老师人很客气,最后也离开学校,去了一家玻璃厂。

学校里还有好多年轻老师,像曹跃琴老师,他是老高中生,因家庭出身问题上不了大学,在曙光中学做了民办教师,文革中受尽折磨身陷囹圄。文革刚一结束,他重上讲台,爆发出了满腔的热情,他所教的高中学生,参加县内外数学竞赛获奖,他也名声大振。

窦履坤老师,曾给我改阅过几篇作文。那时要从插队知青中推荐学员,参加考试。母亲要我写几篇作文练笔,拿给窦老师看。

窦老师看得很认真,改得很仔细。虽然最后我没有被推荐,还是很感谢他。窦老师后来调到了省教研室,做了中学语文教研员。

卜德源老师教语文。他高中毕业学习董加耕去当新农民,后来到曙光中学做了老师。母亲跟我提起他,说卜老师是个好人。文革中,停课闹革命,办学习班,搞清理阶级队伍,天天批判,天天斗争,天天学习,卜老师常坐在我母亲旁边,安慰我母亲,说老印你没问题,不要怕。我母亲感到了同事的温暖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虽没有重视文化课教学,但教学开始慢慢步入正轨,上初中、高中不用考试,就近入学,曙光中学民办改为公办,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,学校扩增了高中部,从小学调进了好多大专文凭的中青年教师,一批经过劳动锻炼的新大学生充实了教师队伍,曙光中学逐步由乾明寺原址向城外人民路搬迁。人民路上的校址原是县商干校,只有一排几间教室,拆迁加新建,当时的在校生都参加了建校劳动。曙光中学的到来,给古旧的人民路(东大街)增添了新的活力,与高邮中学、红旗中学(县职业中学改名,后又更名为第一中学)一起,担起了高邮城区初、高中教育的三分天下。当时的学生和家长没有择校意识,哪个学校都好。改革开放激发了老师们极大的教学热情,老师们的辛勤付出,成就了曙光中学的鼎盛时期。

我母亲在曙光中学的二十年,见证了学校的十年动乱和十年安定兴盛。1977年,我的父亲也从伯勤中学调来这所学校工作至退休。

后来曙光中学由于校舍不足,抽调了高中的部分班和相应老师到高邮中学。随着教育布局的变化,曙光中学高中部撤销。在又一段几年的辉煌时光后,终于在2011年秋,原校址被城北中学迁入,取名为城北中学,曙光中学的师生分流,曙光中学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他认出了奶奶,再看看我,笑成了一朵花,岁月变迁的痕迹可以在脸上一条一条地数出来。他对我说:“大乖乖,你们一家回来啦?都这么大了!今天我请你们吃豆腐花!”老爷爷的声音既熟悉又陌生,不再像十前年那样清脆,更多了几分沧桑。豆腐花依然是从前的那个味,却又似乎多了些什么味道。热腾腾,暖洋洋,吃得人眼眶发热。哦,原来那是乡愁的味道!

简单拉了几句家常,老爷爷又继续走街串巷了。我站在原地,望着老人的身影渐行渐远,声音渐行渐小。那距离很远,远到十年都没回过家乡;那距离又很近,近到一碗豆腐花便可读懂岁月。

指导老师 苏琳

一碗乡愁

□ 市汪曾祺学校八(11)班 杨馨蕾

到了常州。不一样的地方,不一样的环境,不一样的人,一种陌生的恐惧感袭上我的心头,于是小时候豆腐花的叫卖声和香味便时常在梦中出现。在常州生活了十年,又因为我升学的原因,我们重新回到了高邮。

十年的时间,高邮变了许多,但幸好,豆腐花的吆喝声还在。我思念了十年的味道,终于又尝到了。只是这次,是我牵着奶奶的手下楼买了。兴冲冲地走下楼,卖豆腐花的人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爷爷,

人生为了梦想而生存,人生有了梦想才多姿多彩。童年因为梦想成为一条鱼,我学会了游泳。梦想是鱼儿游动的水,是嫩芽成长的养料,是声音传播的介质。

梦想有时又是那么的虚幻,所有不切实际的梦想都是妄想;所有不付出艰辛劳动、守株待兔的梦想都是空想。因而要实现梦想,就必须根据现实各方面的条件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,然后为之努力,为之拼搏。人生没有目标,犹如船儿没有了舵,鸟儿没有了翅膀一样。

学习仿佛在海里行舟,首先要给

我喜欢的植物是什么样子?你们一定猜不出来。

今天,我隆重地把它介绍给你们,它就是“一帆风顺”。

从远处看,“一帆风顺”像一顶绿色的帽子。到近处看,雪白的花特别有趣,花瓣像一条白色的小船,里面花蕊的颜色是黄色加了一点白色,花蕊的形状也很有趣,像一个迷你的狼牙棒。叶子也大小不一,最大的有我的手掌那么大,最小的只有一块橡皮大。叶子的中间宽,两边细,尾部有点弯,而且尖尖的角还有点扎人呢。“一帆风顺”的杆又细又长,像一根细长的吸管,给花和叶子输送养分。它的根细细的,密密麻麻的,从远处看,

放飞梦想

□ 市外国语学校 王云

自己确定一个目的地,然后自己掌好舵,凭借自身娴熟的技艺和坚定的信念向目的地前进。途中无论是遇到暴风骤雨,还是急流险滩,都要从容冷静面对,努力克服困难。

我们正值青春年少,更需要梦想的陪伴,需要梦想带来的动力。梦想也需要我们从小开始放飞,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。

指导老师 胡建新

我喜欢的植物

□ 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三(3)班 余锦程

像老爷爷的胡子,从近处看,像细细的面条。

“一帆风顺”不仅长得惹人喜爱,作用也很大。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和湿度,有效净化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,如酒精、甲苯、臭氧等,所以能让空气保持清新。

这就是我喜欢的植物——“一帆风顺”,你们喜欢它吗?

指导老师 赵科

班级群里的火药味

□ 市第一小学 徐加浩

周三晚,咱们班级群里火药桶被点燃了,火药味十足。

下班回家,我忙做一会家务——拖地,就把手机放在一旁充电。不曾想,吃过晚饭,打开手机,班级微信群里竟然刷屏了——两位家长杠上了,为了孩子在班的小矛盾,正在激烈地交锋。

当务之急,就是调停。我在群里@两位家长,告诉他们班级群是发布班级重要信息的平台,今天,我一天都在班,也没有孩子与我反映什么问题。正好利用这个契机与所有家长打个招呼,班级群需要的是和谐,孩子之间有矛盾,请及时与在班老师联系,相信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关心、爱护每一个孩子。并连发了四个抱歉的表情。

班级群在我发了两个信息后,恢复了平静。我与两位家长私聊,了解一下情况。两位家长告诉了我,他们在家了解到的情况,都是源于在食堂就餐,一个女孩子在吃饭结束后,去倒餐盘里剩余食物残渣,连续两次把餐盘里的卤汁洒到了另一个男孩子的衣服后面。当时在食堂,我就及时处理了,并且调整了这两个孩子的就餐位置。没想到,到了班级,两人位置一前一后,还在因为这件事,矛盾继续。

今天,也许因为座位有些挤,两个人就暗地里发生了争执。放学后,矛盾升级到家长在群里火药味十足,这是我多年工作从未遇到过的情况。好在,家长们还算理性,在我的沟通下,都不再说什么。

小孩子在一起,真的说不清楚他们每天的小打小闹,上一秒,势不两立;下一秒,又雨过天晴。课间管理要求,我与孩子们在班级强调了多次,但是,到目前为止,班级课间十分钟,还没有达到我心理预期的状态,究其原因,孩子们缺乏自律性,班级小助手缺乏威信,班级管理缺乏有效性。我一直强调,每天利用好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,与书为友,走进名著,与经典对话,何乐而不为?可是愿景与现实之间,一直没有真正的同频共振。这个班级带了一学期,自己感觉还没走上正轨,家校教育还没真正形成合力。

班级群里的火药味终于散尽,但是家长们交锋的痕迹犹在。我希望,每个孩子在遇到这些类似的小事情时,都要懂得宽容。宽容,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。

围棋之悟

□ 市汪曾祺学校八(9)班 管俊祺

黑与白虽不是最美的颜色,但在融入那片黑白的世界里,反而孕育出许多色彩缤纷的绮丽来。围棋子落在棋盘上,表面上看起来是静止的,但由于子与子的衔接,使得血脉相连,一旦活络起来,却是万马奔腾,一泻千里。动则有形,静则无形,一步步走下去才会扎实稳妥。人生亦是如此,动静相宜才能走得踏实。

一路杀伐果断,过关斩将,让我成为同龄小棋手里的佼佼者。

随着弈技的增加,迎来了我的瓶颈期。围棋四段成了一个坎,始终止步不前。一次,两次,三次,数次的比赛让我十分苦恼,每次总差那么一子半目。遗憾、愤怒、不甘心让我泪流满面。父母心疼地看着我,一步步地给我分析着,一句句地鼓励着。有时候一件急于求成,心态就容易崩溃。初学围棋,最喜欢的是吃掉对方的子,最不乐意的是自己的子被别人吃掉。可是许多时候,子不被吃掉,反而会成为累赘。往往要救几颗子,却要花更多子投入,使得子的运用效能大减,反而损失不少。这里的小得,却是它处的大失。有时明明可救的子,故意丢给对方吃,反而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。在得与失的境域里,较量的便是博弈者的气度和境界了。围棋之路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战役,我太想赢了,急躁中没有悟透围棋的真正精髓。是时候慢下脚步,调整好心态,戒骄戒躁,清空以前的成绩,以平常心来弈棋,心中毫无压力,自能无牵无挂,充分发挥自己潜能。我要以空瓶状态轻装上阵。

五年级的那个暑假,我在围棋比赛的前一晚失眠。来到院中,摆好棋盘,皎洁的月光洒满庭院。正如第一次遇见,我的面前还是最初的黑白两色。我静静地拾起一粒白子,对着圆月,半眯着眼睛,月光透过白子散发出一丝丝绿。此刻的我像一个虔诚的信徒,一直摩挲手中那串岁月浸透的念珠,而那串念珠就是来自我心湖的一种沉淀的信念。棋子是有限的,共有三百六十颗,可是古今中外,从无一盘棋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就是有限的棋子,创造出无限的变化。人的生命有限,却能借着前人后人的经验智慧,无限地传递下去。行棋运子实,重视有限;行棋运子虚,重视无限;以有限为根,以无限为枝叶,自然能生出一片天地来。

那一晚,我悟了。

那次比赛,我沉着冷静,像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,稳坐军帐,在运筹帷幄之中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
次年,我以五连胜的好成绩荣升五段。至此,六年围棋学习生涯告一段落。

指导老师 朱瑾

一缕芬芳

□ 市南海中学八(11)班 陈彦竹

奶奶将一朵野花别在我的发梢,笑眯眯地对我说,你是我最美的不完美小孩。

四岁,我摔坏了家中唯一的保温杯;五岁,我学不会《字母表》;六岁,我考砸了数学计算卷。奶奶从不责骂,而是把哭哭啼啼的我搂进怀里,摘一朵盛放的野花别在我的发梢,很认真地说,你已经很棒了。

七岁,小学一年级入学仪式表演舞蹈时,肢体极度不协调的我饱受折磨。被老师多次点名批评后,我成了不合群的丑小鸭。表演过程中,我独自一人突兀地站在舞台边,无助地抓着衣角。奶奶远远地望着我,在演出结束后带着我买了一根棒棒糖,冲我竖起大拇指,“你做得很棒!”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“我的孙女没有逃避困难,竭尽全力的过程已让人为之动容!”奶奶接着说。正是从那一刻起,我相信了自己。以后每次面对困难时,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小小的确幸。

我很幸运,奶奶的鼓励为我撑起了沿途休憩的港湾,教会我抵挡未知的风浪,而奶奶别在我发梢上的花,则寄予了她对我如野花般顽强盛开、不畏艰难的希望。

“我不完美的梦,你陪着我梦;我不完美的勇气,你说更勇敢;我不完美的泪,你笑着擦干;这不完美的我,你总当做宝贝……”听着这一首《不完美小孩》,我正在向未知的未来探索,正在努力接纳并改变自己,我要成为最美的不完美小孩。

微风拂面,送来野花清爽的芬芳和奶奶的爱意。

指导老师 袁志中